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第二十期

講演彙編

京兆尹公署出版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蚤之預防及驅除法

法令淺釋

解釋共和要義喚起國民精神

國民常識

夏天衛生應該注意

移民論 續

第二節 當移的理由

說煙草的害處 續

講演彙編 目次

選

選

講演彙編

目次

二

人格修養

吾人關於法制經濟的常識

生計指導

實業談

水銀

陋俗改良

說風俗奢侈之危害

這時候抽大煙比當紅胡子禍害人都利害

選

蚤之預防及驅除法

文宗沛

日暖春和 蟄虫蠕動 蛤吠田畔 蝶舞花間 屋內的蚤（跳蚤）也在這個時候發生 昏夜跳踉 吸人的血 擾人的清夢 最可厭的 莫過於這個東西了 蚤無翼羽 足健而善跳 大家想是知道的 至於蚤是怎樣發生 於人類有何危險 應該用什麼法子撲滅防止 想有不知道的 所以我細細說明

蚤在昆虫中 同是卵生 卵作細粒形 色是白的 殼是硬的 很不易死滅 常生在室角牀下的塵土中 孵化的遲速 因天氣的溫涼而有不同 溫的時候 兩天至六天就可孵化 涼的時候 須要十二三天方可孵化 孵化後變為小虫 色灰白 形狀如蛆 仍在灰塵中 取母蚤所出的血塊 及各種有機物 漸漸的發育增大 夏天約十二三日 就可生長滿足 乃作繭為蠶 繭外有灰塵裹著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是蚤繭 繭中有褐色的蛹 又要十二三天 然後方成蚤 計算起來 由從卵

變化成蚤 共要四星期至六星期

蚤的形狀 雌大於雄 都能够侵襲人體 吸人的血液以爲生活 又能
 够久餓不死 所以空屋之中 蚤常生存 一遇着人 更罄得利害 蚤嗜
 人血 味若甚美 其在人體 常戀戀不肯去 吸血後即排出 既乾成
 爲粒狀的血塊 俗叫蚤糞的便是 蚤的種類 不只一樣 家內的蚤普
 通約有八種 就是人蚤 犬蚤 猫蚤 同着五種的鼠蚤 人蚤吸血尙不
 甚酷 其付於猫犬的蚤 若是吸人 痛癢得非常的厲害 皮膚上常現
 紅腫發癢 要止其癢 在西藥房買(格里斯林)西藥名塗擦就止

(二)蚤爲疾病的媒介 蚤的爲患 不只擾人吸血而已 可怕的疾病
 往往由之媒介 如百斯篤(即鼠疫防疫條例內說過)就是最顯着的百斯
 篤 本係傳染於鼠類的病 但鼠類既已羣斃 那個可懼的百斯篤菌即
 由蚤移於人類 所以百斯篤流行的時候 預防之法 以除蚤爲最要 百
 斯篤外尙有各種疾病 也藉蚤傳染 如我國揚子江沿岸 及印度等處
 有叫作熱帶脾種者 係脾臟腫漲 初起發熱 如馬拉列亞 不久即

死 此疫病傳染 也是蚤爲之媒介 此外蚤類中有名砂蚤者 生於乾燥之砂土上 本爲南美特產 漸入非洲 今更蔓延於中國印度等各處 此蚤形狀甚小 與普通之蚤不同 其雌蚤受胎後 每於螫人蹠趾等處 時 永留不去 及蚤卵成熟 漸大如虱 難去更難 因之常使皮膚膿腐 治之之法 以石炭酸 與煤油塗之爲宜 尤不可跣足行走

(二)蚤之預防法 蚤既妨害人之安眠 又有媒介病菌之危險 故預防其發生之方法 不可不講 其最宜之法 就是在簾下鋪舊報紙 更用那普透林 (洋樟腦) 散布其下 可以防其發生 又要勤於掃除 使室內不少留一點灰塵 蚤自無由發生 普通驅蚤之藥 多以除虫菊爲之 除虫菊有波斯種與亞美利加種 二者性質相同 其花中所含一種揮發油分 能使蚤麻醉不動 除虫菊的莖葉 雖亦含此油 然其分量較少 故用時以花爲主 採花研成粉末 即可爲除蚤藥之用 但此粉僅能使蚤麻醉 不能使之死滅呀

(三)最有效力之驅除法 蚤之驅除法 雖有種種 其最有效力的方法

就是用肥皂水與煤油混合 洒於室與牀隅 可以殺蚤 或用原油代煤油亦可 惟用此法 則水不能洒及之處 仍將發生 若更撒布片腦油 其揮發之氣 亦可除蚤 又日本藥舖 所賣之台馨法克多爾 (ハイシンフェクトール) 和水洒之 也有殺虫之力 日光亦能殺蚤 據英人考察 取蚤所埒的呢布 曝於烈日中 其在上面的蚤 經七分鐘即死 在下面者亦不過三十分鐘 故夏日正午 以牀席曝于日中 亦除蚤之一法 蚤的害處 既如上述 受其害者 尤以勞動之人爲甚 你想勞動之人 每日只得晚間休息片刻 又爲蚤爲擾 不能安睡 白天那有精神作事 豈不於身體事業都有害嗎 這個預防及驅除的法子 簡便易行 大家何妨一試驗呢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

與不正人居則不正 (錄藥言)

人能親近賢者雖不才不至墮落(錄藥言)

解釋共和要義喚起國民精神

錄山東講演稿選粹稿

我中國自從秦始皇行愚民的政策 一味的野蠻專制 來在前清末世 二千多年啦 帝制君主大權是一人操着 把國家成了他一家的私產 宦官人家 是他一人的僕役 莊農人家 是他一家的佃戶 人民就成了奴隸一般 那能够享點共和的幸福 現今好啦 中華民國成立了好幾年噠 國本也狠鞏固了 國就叫共和國 民就算共和國民噠 這有多們好呢 忽有張甲者立起說道 先生你說的這共和國 好可是好 民間反鬧出些不好來呢 甚麼平等哩 自由哩 叫這幾個新名詞鬧 蠢的 鄉間那一般無知識的青年們 也不受管教噠 因此也有子不孝 父的 弟不愛兄的 妻不愛夫的 徒不尊師的 種種的怪事很多 最可笑的是自己謀生營業的事 也不想幹噠 這個說有的窮的 攙合攙合 那個說貧的富的 均勻均勻 這個說沒了大清律噠 搶劫的案子不犯罪 這叫作均勢主義 那個說聽說新律很輕很輕的 姦拐的案子沒有

罪 這叫作自由結婚 有位有道德的老先生 聽着說的不成話 見他自己的孩子 也在那裏站着聽 老先生說家去罷 千萬莫聽這亂談 這不是無法無天麼 有個無賴少年 接着說道 這老頭兒別耍脾氣啦 聽說是一二百塊錢 還捐個王命哩 這叫做罰金贖刑 有銀元就沒了罪啦 先生你聽聽 你說可恨不可恨呢 我說是這些青年 也不是天生成的叫他無賴 只因爲沒有家庭教育 沒有學校教育 更沒有社會教育 沒受過教育 就連點普通知識也沒曉 當着這個過渡的時代 也無怪其然 現今還是如此膨膨麼 張甲說 如此好的多啦 因爲什麼呢 這一般無賴 看了看搶劫的還是犯罪 姦拐的還是犯罪 害親更是犯大逆不道的罪 有兩個以身試法的 也有槍斃的 也有無期徒刑的 所以這一黨的人 現在也安點分啦 他們也有知道後悔的 說是嚙我輩無知無識的 岌岌乎被這平等自由的話誤了 陷到火坑裏 現在安靜的多啦 回想想那共和元二年間科鬧騰的還像個樣嗎 我說是張老兄 你還開通些 你說的這話 也是在過渡時代 必然演出來

的些怪相 張甲又說 今天這些聽講的 都是鄉下人 見先生登台講演 又不像本地人的土音 心裏不明白 有點不敢問 我算當個代表 替大家問一問 請先生把這平等自由先講一講 甚麼均勢主義哩 自由結婚哩 罰金贖刑哩 再說一說我們鄉下人 都明白明白 我笑著說 你老兄也算會問 就不問也要說一說的 這平等不是父子平等 長幼平等 毫無倫次的 是說的人格平等 各盡各的職分 各修各的德性 就是平等 這自由不是野蠻自由 任意妄爲的 是說的各守各的法律 不違反法律 才能自由 再說這均勢主意 前年天津白話報上登的明白 有某某發起均勢會 也叫均財會 說是財物均不分彼此 那知是當會長的想得巧門道 今天先花別人的 明天還是花別人的 後天花完了 會長不管了 至今相傳那會長開會的笑柄說 你的也是我的 我的也是我的 據此看來 這均勢主義 行不過去的 要說自由結婚的真精神 一諾終身 愛情不濫 也得承父母的命 媒灼的言 極嚴重極有限制的 我國教育 尚不完全 男女多沒程度 混

講這自由結婚 合男女平權的話 也是行不過去的 若說到那罰金贖刑上 罰金的多是輕罪 現今刑律改良 仍是以七殺爲原則 除戲殺本無犯意 過失殺爲耳目所不能及 心思所不能周 尙可原情贖罪 其餘謀故鬪誤擅五殺 均是抵償的罪 若是逆倫大案 決沒贖刑 按新法律上 兒子要不負養老的責任 就辦個遺親的罪名 那有有錢就能逆倫不正法的呢 張甲說若按着先生說的這個去辦 可就完完全全的 够上個共和國的大國民了 我說是能够如此 也就算一份守法的國民啦 要不明白共和的要義 還恐怕不知道國民的精神在那哩 說到這裏 忽有校役稟到 說是故鄉操舟人李某 爲我送家信來了 我說請進來見面 說話之間進來啦 周旋了幾句 也就請他入座 一來休息休息 二來也隨便聽一聽 我也休息了五分鐘 遂又接着把共和國國民來解釋解釋

(未完)

夏天衛生應該注意

文宗沛

盛夏溽暑 烈日熏蒸 夏天疾病 最容易發生 夏天的衛生 也最宜講究 若是稍不注意 亂吃亂喝 必致疾病叢生 疹疫四起 醫治稍不得宜 往往死亡隨之 可怕的很 所以我將夏令的衛生 簡捷談談 叫大家知道

第一飲食的衛生 熱天不能一刻離的 就是飲料 然各種疾病 多是由飲料而起 飲料之中 以茶爲最好 因茶爲沸水所製 所有微生物均爲熱度所殺 決無危險 他如街上所賣的荷蘭水 蘇打水 香蕉水 綠豆湯 冰忌林等 其做的好的固然也有 但此等零賣商人 只知營利 不顧他人的生命 所以各種飲料 就不免摻以生水 或投以冰塊 原料既屬惡劣 製造尤爲不精 且碗碟羹匙之屬 很是污穢 蠅蚊叢集 更是危險 若貪他便宜價錢而購買 均足以致疾 如腹瀉霍亂 急痧等 莫不由此而起 這是飲料要注意的

至於食物尤當慎之又慎。夏天食物以清潔新鮮煮熟之品爲宜。而尤以素食爲最妙。凡油膩生冷的物品如牛肉豬肉臘腸同着瓜果之切開陳列市上的都不可吃。因爲豬牛之肉易生細菌而切開之瓜果貯藏不善往往生微生物的緣故。家庭中貯藏食物的地方須要加以紗罩以免蠅蚊飛集各種食物切不可以求涼之故而浸入水中以免微生物浸入。這是食物應當注意的。

第二起居的衛生。夏令飲食的危險及應該注意之事。已在上頭說明。至於起居的事則以防備傳染病爲第一要義。凡園庭住室都要時時洒掃以求清潔。陰溝井廁及牆脚等處都要洒以消毒藥水。如石炭酸水或昇汞水之類。潮濕的地方須洒以生石灰以來乾燥。寢室之內須有日光射入以便空氣流通。衣服當勤加更換。洗浴大不可間斷。睡眠之時雖盛熱亦須以單被或衣衾加身。戒房勞暴怒。愁慮醉酒等事。飲食不可過飽。以適中爲宜。

第三交際的衛生。我們大家酬應上常常去的地方通常以茶坊酒館

戲園 妓寮等爲最多 但此等公共場所 最於衛生有碍 而以夏天爲尤甚 偶一不慎 即有戕害生命之慮 妓寮的危險 盡人皆知 固不待言即以茶坊酒館 戲園等言之 凡是杯壺手巾椅橙之類 往往爲疾病傳染之媒介 且有數十人相聚一堂 空氣閉塞 汗臭時聞 痰吐狼藉 污穢喧雜 各種細菌 飛揚空中 其致疾輕則頭昏胸悶 重則中暑嘔吐 爲害之大 不可勝說 這是交際上的衛生 不可不注意的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

有成者少矣

(錄藥言)

一日無希望一日即無生活(克林)

立憲國以租稅易自由專制國以自

由易租稅

(孟德斯鳩)

樹林失計

一人拾得一把斧可惜短了柄沒了用處那人走入樹林向他們要一株旁枝做個斧頭柄樹林想橫豎旁枝多得很斬去一技打什麼緊因此許了他的請求那人大喜揀了一株最結實的樹枝做成一柄從此林子裏無異來了一個瘟神東倒一顆西倒一株樹林追悔當初不該許他至今弄得自己害自己

評曰凡人有所請求必將其事之關係結果通盤籌劃而後定對付之法蓋履霜當知冰舐糠當及米不可徒顧目前也

移民論

續前

齊樹楷

第二節 當移的理由

移民的事 既有根源 人們就不能罵他拋家捨業 不能說他務外荒功了 況按理說 又有當移的地方 我且合大家說說

第一是移之利益 外移的利益很多 一樣一樣的擺列起來 說話既嫌累贅 前後又怕重複 只說那利於本身的 人們富亂離的時候 提心弔膽 飢疲奔走 固然是苦 但他那精神氣魄 膽量謀略 也鍊得許多 一到家室安居 都覺魂夢不驚 快享人間幸福 不知道志氣的頹惰 聰明的固蔽 筋骨的軟弱 已經在無形的地方 增長成了 若是外移 一樣不預備 就要誤事 一時不打算 就要誤事 再又經歷了高山大壑 打退了虎豹豺狼 衣服是藍縷 飯食是粗糲 不用說膏粱子弟 統袴子弟的習氣 飛也飛不到這邊 就連內地平民 負暄擁枕的情形 也無從惹起 動心忍性 增益所不能 正在此時 這是一種大

利益

早些老先生們說新民 近來講學的也說新民 但是咱們國內地各事都是數千百年的習慣 沿襲下來 每有一民 那家庭的教育 親戚的傳染 鄉里的感化 朋友的觀摩 以至社會的流風 國家的陶鑄 早已耳目熟了 心思合了 一旦叫他新 萬沒有辦得到的 若是外移 便可擇最良的風俗 傳播起來 把從前的習慣 刪除下來 甚麼偷惰的 糶糊的 游蕩的 強梁的 婦女纏足的陋習 兒童失教的頹風 一切弊習 不叫他到我這新疆界裏 那民又焉有不新的 近來人們知道治始於鄉 知道地方自治 都要有一番大安置 但是內地村莊 公事不易辦 事事需財 事事要錢 已幾乎不能辦 因為從前安設村莊 沒有把許多公共事業 預備出來 一旦把個人私有的東西 搜集了他 誰不是艱難困苦 少吃減用 才得一個錢 又誰肯捨給大家 辦了公益事情 若是外移 當那構成村落的時候 便把一切的事情 預先佈置 畫公地 籌公產 練公民 將來辦理公事 一

定是整整齊齊 從從容容 不像內地的一盤散沙 此嗟彼怨的光景 這又由個人利益 到了公衆利益了

第二是移之義務 近來講國民義務的 說甚麼納稅義務 當兵義務 依我看來 更要有外移的義務 爲人不可脫離的 國家空虛 所以有外侮 邊境空虛 那外侮更要乘虛而入 我國滿蒙回藏各處 一樣的人煙稀少 便一樣受人窺伺 國家想要移民 一來怕百姓驚慌 二來財力不足 邊事不能舉辦 就有幾個大臣 上摺奏請 也是有志未能辦到 若我百姓 人人負外移的義務 不用國家的錢財 可以把久曠的土地 拓殖遍了 比納稅當兵不更盡國民天職麼 對於國家固有移之義務 但人們國家思想 未必盡發達 那能够盡負這個義務呢 不知道人就不知有國家 人亦誰不入社會 近來社會 因爲外貨多 內貨少 一天窮着一天 若是興工藝 不知道幾年才有效 到那窮不得了的時候 恐怕均富黨 興發起來 攪的大家不能安生 若先領頭外移 內地裏鬆動些兒 社會便和平些兒 人人是社會一分子 人人便要盡

這分子的責任 既是外移一事 可以救社會困窮 那可不共同担任呢 說外移是社會義務 還嫌離的遠 人又誰沒有家庭 我嘗見一富家 衣食豐足 無憂無慮 也不須受外移的困苦了 乃經了一輩 分了一回家 又經了一輩 又分了一回家 到了兩三輩 便有許多人貧困 不能自存的 就是督率子弟 善爲經理人家不敗 自己也不能擴張 再不出外謀生 便日見消亡 不能自支持了 當這時候 若沒地方可移 也只是坐視沒法 既有許多閒地 供我開墾 一舉動便能够生活 反到畏難不去 任憑家中人漸歸漸滅 不知救拯 又怎們對祖宗 怎們對家人 連自己也對不住了 這外移一端 豈不是對於家庭 一種最要的義務麼

義務在我一身 利益也在我一身 我這一身 固要移 我一身外有他人也要叫他移 既是事所當然 便可以連合大家 通同辦理 但怕人不知是利 不知是義 雖說應當 他也置之不顧 那知道當移不移 還有幾種大害 逼迫着他 叫他不得不外移的麼

移的有利益 不移的就有患害 第三便說那不移之害 我也先就本身
上說 人生樂事 莫過於家庭和睦 但和睦由於富足 遇事有餘 便
不起爭端 一到不足的時候 那吵鬧的聲音 奮鬪的形象 所聞所見
真有非人情所能出的 因爲一家只在片地 滋生是這兒 長養是這
兒 日久便占不開 到了占不開 你容不下我 我容不下你 甚至爭
吵敗家 豈不是家庭的一種大害麼 家敗了 人若自存 尙可以再整
就不能再整 還不算滅絕種類 連累祖宗 那知道死守一方 不在
四外尋個遺種的地方 不必合物競爭 不必合人競爭 按天演公例
優勝劣敗說起來 自家合自家 就先要互相淘汰 說個俗話兒 就是
無形的自相殘害 殘害不了的 也就弱不可支 不待人來爭 先已自
敗了 你說不出外是安靜 那知道不虫外的害 比反亂的時候 滅人
還多 豈可因爲看不見 就忘了自滅的大禍

一家害了 是給人一個樣子 叫他拿鏡子照一照 或者可以預先警戒
那知道人人不覺 還說甚麼在家千日好 出門一時難 還說什麼人

離鄉賤物離鄉貫說的人們拿外移作畏途作廢道那知道家家人多家家不足趕的家家過日子不敢放鬆各家的生產都不够用於是救卹的休風俱已消亡互相疾視的心思漸漸的中於風俗到了風俗敗壞幾十年幾百年也有挽回不過來的那害又豈但是一人一家所忍受的再往前進就是害國家這兒也不必再說只就人們易知的地方指點出來也就知道不欲外移不但吃虧還要受害一要外移便可得利超利避害人之常情怎麼這一事反裹足不前不敢倡頭兒去作又是甚麼緣故呢

果然是起手艱難不願受頭一年的辛苦麼人們爲功名的在書房十幾年冷桌熱凳也能受得人們爲發財的在舖號十幾年提壺掃地也能受得這外移一事不過三五年的困苦且不過苦我的身體並不苦我的精神到了不苦的時候比那求功名學買賣得的還多拿的還穩那有放着利不去趨放着害不願躲且是放棄義務連自己還對不住啊

說烟草的害處

選湖南通俗報稿

烟與酒同爲日用上的嗜好品 並不是人生營養必不可缺少的飲食物 因爲凡屬嗜好品 通同有奮興的作用 那奮興的作用 就是那毒質侵入人的身體後 激起的抵抗力 試看吸烟極少量時 足以激刺精神 促進血液循環 增加消化的分泌 幫同消化起來 若是用量過多 不獨無益 並且妨害身體的康健 爲講求衛生 應當注意的 據此看來 近來有人說 烟草俱有殺菌的作用 和預防傳染病的效力 只怕不足憑信了

查吸煙本爲土蠻的習俗 西歷一千四百九十二年 哥倫布尋獲美洲 初到西印度的哈提島地方 當時看見那地方的土人 用煙管吸煙 很爲詫異 到了一千五百八十七年 英國有個人 叫作拉雷 又發現維其尼亞殖民地 就把煙草及蕃薯 携歸本國 這是煙草創始輸入歐洲的第一次 自此以後 歐洲吸煙的人 漸推漸廣 曉得吸煙的害處 也

越見越多 一千六百一十九年 英王惹迷斯一世 首先下一道禁煙的命令 外如俄羅斯 土耳其 瑞士德意志 各國對於吸煙的禁令 都定得非常嚴厲 怎奈積習太久 破除甚難 煙草這東西 竟已成為社會日用不可少的品物了

我國吸煙惡習 比較歐洲各國 雖沒有他那樣的利害 只是近年來社會一般的人 沾染歐風 以致煙草的輸入 一天盛似一天 每到通都大邑 市鎮口岸 就是像做小買賣的 當小工作的 個個都要口食一技 其餘更不必問了

要曉得煙草裏所含的毒質 其中最要的成分 叫做尼古丁 這尼古丁性極猛烈 最妨害神經細胞 及心臟的作用 試拿了尼古丁一滴去喂狗 不到三分時間 那狗就要死了 人若服了豈不危險的很嗎 除尼古丁以外 還含有他種毒質 比如燃燒時候所發出的煙 那煙裏有炭酸氣 能够使人疲倦頭痛 並且吸入肺中 使血成為減養血 有養化炭氣 能够使人心臟及筋肉抖動不安 致減少血液中赤血球運送養氣的

工用 更有阿莫尼亞氣 能够刺激唾液腺 致口內乾燥 減弱胃的消化力 這種種的毒質 都是於康健大有妨害的 煙草所含尼古丁的分量 多多少少 也沒有一致 要看煙草製法 然燒的遲速 及煙管的種類 是怎樣的 因爲尼口丁在常溫度 最易發揮 試看吸煙時呼出的氣 同那衣服上常沾有煙氣 就是明效顯證哩
(未完)

自私之人不獨害人終至害己以其爲羣
所不容
(赫胥黎)

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行者心之
發觀行而禍福可知 (陳希夷心相編)

麻雀求鷹

有一麻雀早晨起來正在樹枝上啣暗的叫玩弄春光不提防來了一只老鷹麻雀知他是吃人不怕腥氣的魔君逃又逃不了除非用好言哀求他或者承他可憐饒他一命除此之外更沒有旁的法子麻雀想定主意對老鷹說道我不過一只小麻雀連毛帶骨不足當一頓點心還是捨了我去捉大鳥老鷹聽了便道要我放你也容易但你見空中有大過你的鳥飛過麼我起了一個早所見的就是你若是放了你小的叫我那去尋大的呢麻雀無言可答竟被他吃了

評曰眼前機會不可錯過

吾人關於法制經濟的常識

朱景珂

甲 吾人須知法律的理由

吾人爲什麼必須知道法律 因爲我們倘若沒有法律的常識 就使沒有歹意 有時或竟誤入罪中 招非常的禍災 例如民法中規定 以錢借給人家 如三十年內不催他歸還 就不能再向他索還 此種法律 我們豈可不知道 要不然 我們好意不向人索債 反到弄得違法了 所以法律的規定 我們必須知道 纔不失國民的本務 纔不蒙意外的損害 我國司法審判 分有民事刑事訴訟兩種 什麼叫民事訴訟呢 就是人民有什麼爭訟 不能够互相解決 就到審判衙門裏 或是縣知事衙門裏 打起官司來 請官吏判斷 誰曲誰直 這就叫做民事訴訟 什麼叫做刑事訴訟呢 刑事訴訟是人民跟國家的關係 凡是人民偶然犯了擾害國家的罪 國家就制裁他 處他相當的刑罰 這就叫做刑事訴訟 管理這民事刑事訴訟的衙門 就叫審判廳 審判廳有地方審判

廳 跟高等審判廳兩種 高等審判廳的上頭 還有大理院 大理院是最高級的審判衙門 凡是人民無論於刑事民事訴訟案件 如受了地方審判廳的判決不服 可以上訴於高等審判廳 再不服可以再上訴於大理院 可是到了大理院就止了 我們京兆各縣 還未設立地方審判廳 所有各縣知事衙門 都兼理審判事務 如不服縣知事的審判 也如同不服地方審判廳一樣 可以上訴於京師高等審判廳 及大理院而終了 這就是訴訟法的大概 所以凡是自己明白自己的行為 確是正當而理直 不必儘讓別人占優勝 儘可依法訴訟 以求保護我們權利 要知道國法本不必可怕 不過故意干犯國法 是大大切戒 并且現在對於訴訟事情發生 可以請教律師代辦 這律師是深明法律的人 專門拿代理人家訴訟做職業的 我們不過拿些小的錢給他 一切事情可以託他代辦 不論原告被告 都可以代辦 並且代為辯護 不致於吃虧 這個法子 實在便當得很 省得自己去麻煩 不致於失了自己的利益 你說好不好呢 以上所說的話 都是吾人不能不知道法律的緣

故 諸位諒也明白了

乙 法律與自由的意思

我們中華民國 不是民主立憲國麼 我們大家不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麼 既然做了民主立憲的國民 就必須受法律的統管 怎麼說呢 因為凡是民主立憲的國民 國家跟吾人的關係 都由法律所規定的 我輩國民 除法律以外 應不受別的統管 也沒有別的義務 不過還要服從社會上的道德纔行 對於社會上的道德 該怎麼樣服從 以後當詳細講個明白 現在且先講法律 我們為什麼必須服從法律呢 因為立憲國的法律 實在就是我們國民自由的意思 凡是種種的法律 要沒有不是由國會議定的 國會中的議員 又都是人民公舉的代表 所以國會議決的事項 雖屬間接於國民 實在是足以代表國民的自由意思 如此說來 法律統管我們 實在如同自己統管自己一樣 說句淺俚的話兒 就是自己定日常行動的規則 自己服從自己一樣 所以照此理論 法律決不是可厭的東西 我們不可不極力服從他 凡是一己的

私見 應當一概除去 勉從國家的法律 纔不失爲一大國民

丙 經濟的常識

我今於談經濟常識之先 必須勸告大家一向要緊的銘言 就是我們對於經濟的宗旨 必須抱定應該看定善自善 惡自惡 白自白 黑自黑 不受別人的煽誘 不去依賴別人 拿定宗旨纔行 凡人能够拿定這個宗旨 纔可以能跟他談經濟學

現在學士君子 以及士大夫等等 每每素常所抱的經濟主意是極高尚 不料一朝遇見了黃白的東西 就拿從前自己一生所操的主意 全個兒去掉 盲然屈從 一意胡行 拿自己精神的全體 都賣給別人 你想這種人可恥不可恥呢 所以談到經濟的問題 第一要不失平生的態度

第二要不喪他本來的良心 這兩大要素 實在是經濟常識的根本 經濟學是關於經濟種種事項 不但是專論儲蓄的方法 講求儲蓄財產 當用確實的手段 及穩當的方法 斷不可用投機或僥倖的法子

想立刻就發大財 現在最妥當的發財方法 就是實業的生活 如經營種植等事業 不貪一時的暴利 抱定堅忍持久的意旨 那自然能成大事業 自然能求大利益 不信看看世上的大實業家 長享多財的人 那有一個不是意志強忍 苦思深慮的人 盼望諸君學學這種人 就能發財了

還有一句話 請諸位父老 或青年學生聽聽 現在我國不是學校不是都漸漸興旺了麼 我常常看見一般學生 一畢業就向社會求生活 只圖貪得月俸 不想遠大的前程 是萬萬不可的 求學原為用世 畢業後向社會求生活 本是正當 但奉勸諸位初入社會謀生活的人 務必謀那自立獨立的生活 採實業生活 才能確實穩當 斷不可只貪月俸要曉得月俸 仍是依賴別人的生活 等到依賴慣了 有時就不免無恥行為做出來了 那時候與經濟常識的根本相反 也斷難發財了

鹿誇其角

夏天氣候炎熱住在深山的鹿也渴的耐不住了跑到湖邊飲水去在鏡子一般的水裏照見自己頭上的角不覺得意道我這角灣灣曲曲像一對珊瑚樹好不體面剛剛贊完又見了自己的脚嘆道天既生我一對體面的角怎麼配了這四只脚又細又弱實不相稱這個時候剛有一只獅子從林子裏奔來鹿見了那有不逃命的道理幸虧有了他的健腿逃的快看看離開獅子已有數丈之遠獅子追不上不料無意之中他的角在路旁矮樹上掛住了心急竟亂掙脫不開竟被獅子捉住

評曰閱歷淺罰之人往往視有用者爲無用無用者爲有用

實業談

水銀

綦曉菴

汞 是一種金屬 因為其形似水 其色像銀 所以又叫他水銀 其實裏頭沒有水 也沒有銀子阿 這水銀雖也有天然生成 單獨出現的 但是要煉水銀 大概是用一種硫黃化水銀礦 叫做辰砂的 辰砂有鮮紅色 常用他做紅顏料 若要用他煉水銀 可先把辰砂研成細末 調上生石灰 攪拌勻了 一同裝在歪脖子鐵鍋裏 大火燒之 水銀就變氣飛出 用鐵管子 把水銀氣 引到一個鐵條器裏 教他冷了 就又成了水銀 合那水開了變成熱汽 汽冷了又變成水 一樣 但是水熱到一百度就開 水銀熱到三百五十八度纔開 這是他合水大不相同處 水銀有一樣特別的性 除了鐵以外 其餘的各樣金屬 大約都能消化在他裏頭 成了水銀膏 所以要裝水銀 除了玻璃瓶橡皮袋 只可以

用鐵瓶子 那用水銀煉金煉銀的法子 也就從他能變氣 合這個特別的性 而出他在物理學上 用處也很不少 因為電池裏的亞鉛筒子 非鍍上水銀 就不可用 風雨表 寒暑表 離了水銀 也都是做不成的 猛汞 也叫昇汞 就是鹽化第二汞 能消化在水裏 或酒精裏 有大毒性 可以防避腐爛 醫家常用他治大毒瘡 製猛汞的法子 先把水銀消化在硫酸水裏 後用昇煉法 調上食鹽 裝在土做的燒碗裏 用火燒之 碗蓋上結成色白針樣的東西 就是猛汞 銀朱 是硫化第二汞 合辰砂一樣 不過天生的叫辰砂 人做的就叫銀朱 工業上常用的做法 就是把水銀一分 硫黃二分 拌勻 先變成黑色 再昇煉出來 就成紅色的銀朱

銀 是一種白色金屬 又光亮 又潤澤 人沒有不歡喜他的 他也有天然生成單獨出現的 但是要從礦裏煉銀 大概是用硫酸化銀礦 把礦石打成粉末 調上食鹽 用火燒之 再把燒成的東西 裝在大鐵桶裏 調上鐵末子 合水攪拌勻和 銀子就分出來 然後加上水銀攪着銀

子就消化在水銀裏 就成了銀汞膏 把銀汞膏擠出來 再用大火煉他 教水銀變氣飛出 剩下的就是銀子 從方鉛礦裏煉鉛 鉛裏常帶着一點銀子 要分出來 先把他燒成汁子 教他慢慢的冷 那近於純粹的鉛 先冷結了 分出一層 照這個法子一層一層的分出 末了 就剩下帶銀子略多的鉛 然後把他放在用骨灰做的爐牀上 下加大火 鉛就與養氣化合 收在骨灰裏 銀子獨存 銀子有扯長了不斷絕 打薄了不破裂的性 做銀箔銀線 比銅強得若干 又不長鏽 常保住了好色澤 所以用他做各樣的傢器 做各樣的裝璜文飾 都很好看 很值錢 銀子在空氣裏 住的日子久了 那很好的色澤 往往有一點兒變暗了 變淡了 這合那鐵鏽鉛鏽 大不相同 全是因為空氣裏 少少的有一星半點的硫黃氣 肯與銀子化合的緣故 銀子見了硫黃 就變黑色 用銀匙子吃雞蛋黃 那黃裏有點硫黃 若不快快的拭乾淨了 那銀匙子沾着蛋黃的地方 就變黑了 非用鉀襄 拭不了去 銀子消化在硝酸水裏 就成了硝酸化銀 抹在動物或植物上 一見日光 就

講 演 錄

生 計 指 導

三十二

變黑色 有去舊生新的力量 外科上看做聖藥 硝酸銀二分 硝酸鉀
二分 消化在二百五十分水裏 可以做鍍銀水

士人第

一要有志第

格

二要有識第三要

有恆有志則不甘爲下

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

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

言

不成之事三者缺

一不可錄曾

文正語

說風俗奢侈之危害

張聯沅

我國今日的風俗 趨於奢侈 比較十數年前的耗費 已趨過百倍 不用說通都大邑 就是窮鄉僻壤 從前那粗衣惡食 最講樸素的 如今全變了章程 穿的也講究錦繡綾羅 吃的也講究珍饈美味 就連那香煙啤酒等類 也能够 在鄉間銷售 到了都會地方 那繁華現象 更不用說啦 衣裳必要講究西服 飲食必要講究西餐 住的必要講究樓房 乘的必要講究汽車 就連一履一帽 無不以洋式爲美 看他那種奢侈心理 就像中國的國貨 全同廢物一般 沒有一樣可用的 請想這社會風俗 要長此以往 還不定鬧到甚麼地方 那人民怎能够不窮 財產怎能够不盡呢 這還不算 更有一般新學人 造出一種學說 反謂奢侈風俗 爲文明的進化 這種說詞 要在外國 并不是沒有片面理由 在我們中國 是萬萬說不得的 怎麼個理呢 無論外人怎樣的奢侈 怎樣的耗費 他所用的物品 全是本國製造的 本國製造的越精

工業越發達 工業發達 國民的經濟 自然就充裕 所以他那奢侈風俗 可稱為文明進化 況且外洋的稅則 對於奢侈品 無論是本國造的 是由外國來的 全是加倍徵稅 他那加稅的意思 就是限制人的奢侈 所以他那為害 並不像中國之甚 我們中國 要想跟他學那奢侈的影響 可就不堪問啦 必要使國中的現金盡行流出 鬧一個全國破產結果 本員這一席話 空說有害 并沒真正理由 再將那所以危害地方 說給大家聽聽

(一)直接之危害 我國今日所用的奢侈品 由外國來的占十之八九 由本國產的不及十之一二 國民知識又淺 群相仿效 以用洋貨為無上的光榮 凡本國商品 全都看成粗笨 不屑於用 外人都都深知中國人民 好用洋貨 遂利用這個時機 極意製造消費品 表面看着 却也精巧 內容可是極不堅固 並且運到中國 用廉價銷售 我們中國人民素常又好貪圖小利 不問那個東西能够延年不能 就要去買 買到手裏 用不了三天半 要想再收拾一回 全都不能 是壞的越快

洋貨銷的越多 我們中國簡直成了一個外國銷貨場 你說可嘆不可嘆 況且我國的關稅 又沒有主權 明知外貨有害 也是不能設法禁止 又自革命以後 那奢侈程度 更增十倍 所以進口的洋貨 越來越湧 綢查近年關稅 比前清末年 每年進口的貨 總增至四萬七八千萬 出口的貨 總減少一萬萬兩以上 出入數目 大不相抵 將來用的消費品越多 出入的數目 相差越遠 必至現金全數流出外國 我國金融無活動餘地而後已 企業家沒有資本 怎能推廣營業 商人必受其病 國中沒有殖產興業的 勞動家怎能餬口 工人必受其病 至於墾荒畜牧 更得需用現金 現金缺乏 農人亦受其病 全國之中農工商皆病 國家的稅源 還能豐富嗎 稅源既少 政府的經濟無着 只好借外債 作消極的政費 政費越是消極 興利的事越不能做 所以民國成立後 特設農工商部 爲推廣實業 到了而今 機關分立不少 名目起了許多 考其實效 可是絲毫沒有 那個原因 不就是困於財政 不能實地進行嗎 實業不能發生 現金永無復返之日

弄到歸齊 還是借債還債 債目越多 償還越難 勢必達到破產結果

這種危害 總算很利害吧

(二)間接之危害 我國人民既相習奢侈 以用洋貨爲榮 一般商人也就爲風尚所趨 以販運洋貨爲業 從前各種工人 也爲時勢所迫 專心仿造奢侈品 這工商等人 全都拋棄舊業 並非本心所願 因社會上是這種習慣 不如此就不能賺錢 將無存在餘地 那洋貨的勢力非常之大 國內工商的勢力 非常之小 怎能與外人抵抗 實不得已 必要處處跟他模仿 所模仿的 要是有用之品 那還可說 無奈外來的洋貨 並非必要東西 全是消耗品 拿着國內有用的資本 全都經營那不急之物 有用的出產 反到日少 無益的出產 反到日多 處在這商業競爭時代 怎能够存立呢 又有淺見之輩 說這個不過是資本的轉移 並不是有所虧耗 殊不知資本可貴地方 全在能做生產事業 生產事業要不發達 國民的經濟 怎能充裕 國民經濟少一分 就是國民的資本減一分 怎能不算虧耗呢 況且本國所造的 終

不敵外國輸入的多 久而久之 那些許資金 終不免被外人吸收去 以現在說 社會仰賴外人的 猶是消耗品 那正當用品 本國還能供給 要是國民經濟窮到極點 連那正當用品因無資本去做 也要仰賴外人 外人可以處處挾制我們人民 還有生路嗎 必要俯首受人家分割 這種危害 豈不比直接的 更利害嗎 由此看來 這奢侈風俗 無論直接間接 全能够制人死命 我們國民 要再糊糊塗塗 不知醒悟 別看中國地方很大 將要不准我們自由居住 若是能够趕緊去掉那奢侈惡習 提倡人民的儉德 對於生產事業 多多留意 不第不至於危亡 就是富強 也不難立足而侍

朋友有過宜於私居密室從容和順

以諫之切勿當衆直言激其堅執且

以自取疎辱也 (人生必讀書)

雞之慈善

有一母雞偶在別處見幾個蛋散在地上心中覺得怪可憐的嘆道這定是失母的孤兒我行個好心救了他們罷將來絕不忘我的恩的因去伏在蛋上朝夕看護竟如親生的兒子一般有一燕子見了明知那是毒蛇下的蛋并不是雞的因警戒他道老媽媽不要上當這毒蛇一出世便要害人你就第一個要受害母雞聽了仍是糊糊塗塗的不以為意回答他道那有此理我行了好心難道不得好報麼數日之後果然蛋壳裏鑽出幾條小蛇來不問情由把母雞咬死了

評曰仁義豈非美事而行之不當反受其害不可不慎之於先也故曰有意識之決斷勝於不切當之仁義

這時候抽大烟比當紅胡子禍害人都厲害

(錄吉林通俗報稿)

人裡頭頂不好的 就是紅胡子 紅胡子怎麼不好呢 因為他禍害人 人家的東西 人家的錢財 還搶去算他的 若不給他 不是殺人 就是打人 若跟他還還手 打住他還好 若打不住他 那就更了不得了 不定殺多少人 也許放火燒房子 儘着量禍害人 頂靡出息的 還有作踐好人家姑娘媳婦的 頂可怕的 還有把人家要緊的人綁去 逼着人拿錢抽 不抽就給殺了的 作十大惡的事情 人人都恨他 官處知道 必定想法子 把他拿着 問他口供 他若不說實話 在早先的時候 給他上頂厲害的刑法 打手打屁股 還是輕的 若再不認 就壓杠子 上大架子 總得問出他的口供 到時候給他一刀 這時候問別的官司 都不許用刑 惟獨問胡子案 還免不了給他上刑 問成他的口供 就着槍打死他 不光官處煩惡胡子 要想法除治他 就是在

一個屯子住的人 也是要想法 把他不要啦才好 甚至他一家的人 也有把他當胡子的事情 告誦官項 叫官項抓他的 省着他禍害人 看起來人裏頭頂不好的 到紅胡子地位 算是到了極處啦 那知道這時候抽大烟的禍害人 比紅胡子還厲害 大家聽我這個話 未免有些不信 我說給大家聽聽 大家就該信啦 我們中國興抽大烟的時候 英國的買賣人 每年往中國賣大烟土多少萬箱子 後來到禁烟的時候 我們政府跟英國定的條約 說到十年的功夫 必能把大烟都禁止靡了 把抽大烟的 必能都禁止他不抽了 叫英國買賣人 往中國少來大烟土 一年比一年少 到十年就一點不許來啦 但是我們國到時候 真個的沒有大烟土 真個的沒有抽大烟的 英國賣大烟土的少賣多少錢 他也靡話說 若是到時候 還是有大烟 還是有抽大烟的人 那們着不許英國人賣 光許我們自己抽 咱們這樣國家 能跟人家說得起這樣沒有理的話嗎 說不起這樣靡理的話就得跟人家講理 跟人家講理 就得包賠人家少賺的錢 包賠錢誰往外拿呢 國家自然是靡有

錢 還都出在老百姓身上 像那販賣大烟土 抽大煙的人 不管出多少錢 就是靡有錢 折賣家產 折賣人口 不怕他自賣自身 受甚麼樣的苦 遭甚麼樣的罪 他都不屈 惟獨不販賣煙土 不抽大煙的人 也要幫着他傾家敗產 你說是不是屈死了 當紅胡子的 搶人家的東西 搶人家的錢財 他到的地方能搶着 靡到的地方 那能搶着呢 殺人打人 够得着的 他能殺能打 够不着的他也靡法子 放火燒房子 作踐姑娘媳婦 也是燒着誰算誰 作踐着誰算誰 以外還連累不上別人 綁票綁誰家的是誰家的 別人家不能帮着糟錢 若是大煙禁止不了 包人家的錢 靡到時候 算計不出來 大約莫着 是很多的 問問諸位販賣大煙土 跟抽大煙的先生們 能不能自己包賠得了 包賠不了 誰的東西 誰的錢財 都能往外拿 胡子搶不着的 這回都能找得着 雖然不能像胡子似的 那們打人 但是若是錢給不上 也免不了要罰他辦他 比打還要厲害 雖然不能挨殺 但是因爲包的錢多 沒有錢吃飯穿衣裳 凍死餓死 跟殺了差不多 姑娘媳婦 雖

然不能像受胡子氣似的 但是因爲靡錢 把姑娘媳婦賣給好人 就總算人家的人啦 賣給窩子 更像送到火坑一個樣 比受胡子一個時候的作踐 還厲害的多 雖然不能像胡子似的那們綁票 綁去不抽就殺 但是胡子綁票 遇巧保不佳就許叫兵給打回來 若是爲禁煙加捐加稅 在那地方犯啦那地方辦 不給錢到甚麼時候 也不能完事 若不是借抽大煙的光 那能有這些事情呢 因爲抽大煙 有這些事情 想要有一個便宜 不出這份錢的也不能 你說抽大煙的禍害人 是不是比紅胡子都厲害 我們跟英國定的條約 到今年三月就滿了 到六月裏頭 英國人就要可那查看 若是查着販賣大煙土跟抽大煙的 可就了不得了 諸位抽大煙的先生們 我管你們叫好大爺 可憐可憐大家罷 不可憐有錢的 也要可憐窮人 不可憐大人 也要可憐靡成人的小孩 抽大煙的有看不着我這個報的 有能勸得着他的 趕快分一點神 勸勸他們罷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

第二十期講演彙編刊誤表

類別	頁數	行數	數誤	正
短篇演說	一	七	穀是硬的	穀是硬的
全上	三	四	難去更難	離去更難
法令淺釋	七	一	今天這些	今天這些
國民常識	十	十	以來乾澡	以求乾澡
全上	十	十一	洗浴尤不可	洗浴尤不可
全上	十七	十一	不虫外的害	不出外的害
全上	十八	七	超利避害	趨利避害
全上	十八	九	起手艱難	起手艱難
全上	二十	七	口食一枝	口含一枝
全上	二十一	四	尼口丁	尼古丁
人格修養	二十五	七	行末要字衍	
全上	二十六	三	大家一向	大家一回
全上	二十七	六	現在我國不是學校	不是兩字衍文
陋俗改良	三十五	四	調查近年	調查近年
全上	三十七	九	立足而侍	立足而侍
全上	三十九	四	還搶去	給搶去
全上	三十九	十	打屁股	打屁股
全上	四十二	四	遇巧保不佳	遇巧保不佳